

LVSHIDE JIANGHU 蚂蚁公民◎著

直指社会痛点,人性真实,百姓生活,行业潜规则,
种种让人防不胜防的骗术……

律师的江湖

最受关注的律师解案小说

真实、厚黑、幽默——揭秘律师职场内幕
轻松、实用、好学——通俗解析法律实务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LYSHIDE JIANGHU 律师的江湖

律师的江湖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律师的江湖/蚂蚁公民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11.1

ISBN 978-7-5354-4854-5

I. 律… II. 蚂… III. 律师办案小说 IV. D91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44531 号

责任编辑:曾 莉

责任校对:陈 琪

封面设计:天行云翼

责任印制:左 怡 邱 莉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87679300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

开本:640 毫米×980 毫米 1/16 印张:17.5 插页:1
版次: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字数:240 千字

定价:22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

目 录

CONTENTS

引 子 / 1

第 一 章 钓鱼式执法 / 5

第 二 章 房产纠纷 / 19

第 三 章 异地惊魂 / 40

第 四 章 网络诈骗 / 71

第 五 章 周律师的风流韵事 / 88

第 六 章 侦探公司 / 112

第 七 章 投诉律师 / 125

第 八 章 工程施工纠纷 / 143

第 九 章 骗子的真情告白 / 174

第 十 章 遗产纠葛 / 205

第十一章 劳资纠纷 / 246

第十二章 律师PK法官 / 262

引 子

我是一个如你一样平凡的小人物，在人世间不断沉浮，挣扎，为了活得体面一些，我们每天神经绷得都如弓弦一般紧张，贼眉鼠眼，左顾右盼，寻找一夜暴富的机会，可惜这个社会那么现实，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从来没有在我周围500米范围内发生过，我没有办法，只能无奈地脚踏实地，随便找点营生糊口，因此我当了律师。

我已经干了10年律师，缺德事干了不少，阎王爷不让我下地狱，说我们是搅屎棍子，去他那里，为了谋财，肯定煽动不少冤魂去上访，上帝也不让我去天堂，他嫌我灵魂埋汰。

如果能长生不老，我其实也懒得搭理这俩死鬼。

我们律师事务所不大，只有六个律师，外加一个漂亮的女内勤。合伙人是我——洗伟，老苏以及师范学院的孙教授。我是什么样的人，还真不好评说，反正不是完全的好人也不是完全的坏人。老苏64年生人，以前在国营单位当个科长（具体真假没有核实），后来因为经济问题混不下去了，没办法才考取的律师，这个家伙个子不高，圆脸，脑门上留着米卢式样的小碎发，天天笑嘻嘻，说话没边没沿的，他的话永远按照五分之一去听，应该还靠谱。孙教授今年60多岁了，老学究，是我们所的名誉主任，老共产党员，平时不大来所里，总是在学校做法律研究，带出了不少学生，我们所在当地政法系统吃得开，和他的面子密不可分。

所里还有一个肥头大耳的刘铁峰律师，这个家伙在我20世纪90年代初刚毕业参加工作的时候就干律师了，那个时候站在远处看他还比较景仰——慷慨激昂目光炯炯，很有当年英勇就义的施洋大律师的风采，可是自从距离拉近后，就完蛋了，刘律师二十余年如一日，无论

是业务水平还是脾气秉性，外加经济条件，丝毫没有长进，老苏经常在背后窝囊他——干律师干到这份上，真不如去市场卖菜得了。

再有一个律师是周海波律师——这是一个非常自命不凡的家伙，别看40多岁了，但是依然坚持每天西装革履，衣冠楚楚，头发抹得锃亮，仿佛如肥皂剧中的男主角，时刻准备面对镜头一般，说起话来阴阳怪气的，永远像在念剧本，我十分不喜欢他这种矫揉造作的样子。找他的案件女当事人居多，这个小子换了四个媳妇了，除了第一个是他大学同学，其他三个都是从当事人队伍中直接招安过来的。

剩下一个律师姓于，老于是个谨小慎微的男人，做律师做到这份上，应该说是可以死后进天堂了，可惜的是他和周律师合作得多，周律师胆子大，只要咨询的案子，没有不能代理的，而代理之后除了美女当事人外，其他的往往都是老于负责出庭，老于虽然不能苟同他的代理思路，但是看到白花花的人民币，加上周律师一顿没原则的忽悠，为了儿子出国留学的巨额开销，他也就只能委曲求全了。这种代理模式不可能不出事，因此我们所，当事人来投诉他们的最多，周律师能赖尽量赖，实在赖不掉的，就息事宁人，一般是收1000退500，这样一年下来，退了不少，但是收得更多，虽然被大量同行所不齿，但是效益不错，过得也很风光。

我们的内勤叫小方，是孙教授的远房亲戚，30岁出头，刚离异不到一年，没有孩子，身材长相都还可以，处事也很麻利，据说她离婚和周律师有关系，我对于这种办公室绯闻不是很热衷，所以也没工夫深入核查。

我是律师事务所的主任，可惜就这几条人枪，根本没人听我的，我们所里就像古时候的春秋战国，都是割据一方的列强，履行了对主子的必要义务之后，你想跟他们冒充地主老财发号施令，那纯粹是乌托邦的梦想。

我们这个律师事务所就是一微型浓缩的社会，我不想歌颂什么，歌颂之后，你们看了也不相信，再说现在这个社会歌颂题材太多了，我也就不凑那个热闹了，所以想在我这里看到劳模英烈的人那就请闭眼吧。

当然我也不想鞭挞什么，鞭挞类型的艺术作品在这个年代没有什么生命力，我可不想死后当曹雪芹，这个社会敏感的地方太多，比当

年拥有三宫六院的短命皇上隐讳还多，看什么东西都有符号代替，整得人根本无法安心欣赏艺术之美。因此我学乖了，就说故事，不谈其他。

好了言归正传，今天早上，就刚才，吹牛皮的苏律师和卖白菜的刘律师二人干了起来，烟灰缸都用上了，刘律师本来想仗着个大揍死拿烟灰缸砸他的苏律师，但是被我和老于一把抱住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拉开才悻悻地结束。

老苏喘着大气叉着腰站在厕所处继续骂骂咧咧，刘律师则被老于拉去上医院了。周律师才进屋，对于这个冲突一点也不意外，他坐在办公桌前，喝着茶水，说着不疼不痒劝解的话：“一把岁数了，怎么又干起来了？”

“这卖土豆的，太他妈的气人了，一共300元的电费，所里六个律师平均承担没毛病吧，非得把内勤也算上，什么毛病啊？”

老刘什么时候说算小方一份了？——我很头疼，这个老苏睁着大眼就能挑拨离间，刘律师刚才说，我和老苏经常晚上在所里打麻将，电费平均分配不公平，二人为了这40多块钱讲事实摆道理，引经据典互相谁也说服不了对方，后来就开始上纲上线到做人的层面上，彼此开始揭短，500年前的典故都被搬了出来，最后恼羞成怒大打出手。现在老苏一看老周进来，自然想造谣寻找新的盟友。

我无奈一笑，没有揭穿他。老周听了嘴唇一撇，没有上当贸然表态，其转向我：“给我出几个会见手续！”

“一会小方来，你直接找她开吧。”

“她今天有事不来。”

“她没跟我说啊？”我有些生气，我这个傀儡主任当的比较窝囊，内勤直接归我领导，居然不上班都不和我打招呼。

“她让我告诉你一声。”周律师不以为然地解释道。

“你有多余的手续吗？”我问老苏，其实钥匙在我兜里，但是我懒得给老周开手续，既然内勤向你请假，你直接找她好了，指使我干活，休想。

老苏为难地耸肩：“只有一份，我明天还用呢。”

“等明天再说吧，我没带钥匙。”我不耐烦地回绝老周。老周一看当然明白其中的奥妙，没有做声，别过头喝着茶水，看窗外风景去

了。

这个时候，我的手机响了起来，我一看是老包的手机号，他是我在重庆上中专时的同学，于是接听，这小子气喘吁吁地在里面喊道：“你在哪里呢？我这里出事了。”

第一章 钓鱼式执法

(1)

老包这个东西我真的讨厌透他了，接到他的电话我脑袋就大，如果不是同学关系，我雇佣地痞杀他的心都有，这小子自从我当上律师之后，是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态度相当良好，可就是拿我的建议当放屁，这不前一阵子买台捷达天天遛狗玩，这无可厚非，但是他非得去拉脚，挣点零花钱。我劝他不止一次，别占那小便宜，万一被交通稽查抓到，可就血本无归了。他一听，脑袋一拨楞，大咧咧地回答——没事！

现在出事了，他被钓鱼了。

所谓钓鱼就是执法机关拿诱饵勾引老百姓犯法，然后就地擒获的意思。

今天一大早，他在家附近的转盘道等活，来了一对男女，看着现成的出租车不问，直接问他20元是否去火车站，这小子想都没想，就接活了。一路上年轻男女不断打电话，汇报进程，等到了火车站，车刚一停稳，就冲上来三四个人，把前车门拽开，钥匙给抢走了，起初他以为是抢劫，还想还手，被人一顿削才老实了。再后来摄像的都上来了，这小子才明白是被交通稽查抓了个现形。

“活该！”我不耐烦地对着话筒喊道。

“这帮小子钓鱼。”老包这个时候已经跟到了停车场，交通稽查让他交一万元罚款，才能放车，这个二手捷达他花了两万元买的，想找我帮他提车要回来。

“你有证据吗？”我眉头一皱，这年月钓鱼很多，但是证据非常难取，和政府打官司那纯粹是手指头和大腿斗，我不想管他这闲事。

“没有，但是我怀疑。”

“你还怀疑美国没有登月呢，证据呢？”

“那两个坐车的人就是证据。”

“人家给你作证吗？”我不耐烦地反问。

老包哑口无言。

“行了，是不是没别的事情了？我这忙着呢。”我准备挂电话。

“哥们，你认识人多，少罚点也可以。”老包讨好似的妥协说。我一听叹口气，让他一会等我电话，然后问对面的老苏交通局有认识人吗？

“有啊，什么事？”老苏遇到这种情况，一般都做肯定答复，这也是些律师的统一职业病——先把活接着，能干不能干，干了再说。

“干什么的，好使吗？”我怀疑地问。

“看什么事。”

我把事情和老苏一讲，老苏马上表示可以办，但是问有没有油水，我一听告诉他，花1000元人情，能罚5000就中，老苏比较为难，意思油水太少，我马上强调这是我好哥们的事情，没有代理费，老苏一听表示明白，于是打电话开始联系，一听他说话，我就头疼了，这小子原来也是问朋友，其在交通局根本没有直接朋友。

我无奈地一笑，没办法，他就这样，死马当活马医吧。不一会，老苏的朋友的朋友辗转联系到了交通局的人，说确实有这么回事，但是不给面子，因为老包太嚣张了，当时扣车的时候，一个劲吹牛自己有人，还还手打人，因此1万元一分不能少。

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老包，他还想狡辩，被我骂了两句，让他先把钱交了，车取出来再说，这小子不甘心，没有交钱，一个小时后，打车来到我办公室，非要找个说法不可。

我知道一万元对他来说不是小数字，而且他还怕媳妇，不敢告诉她。但是谁让他犯法了呢，我也知道这肯定是钓鱼，但是这种事情多了，我们哪有时间精力管这些啊。

“我问了，抓我那小子姓蒋，车里那对男女汇报行程的时候，也张口闭口叫蒋哥，他们一定是一伙的。”老包认为这个就是救命稻草，但是在法律上，这二者产生关联需要很多证据证明，推测不能作为定案依据。

“你能把电话单子调出来吗？”老苏在旁边插话，老包表示不能，老苏于是摇头，劝他吃一堑长一智算了，老包因为损害了他自己的切身利益，所以还是不甘心，求助似的看我。我也没有什么办法，于是又开始骂他当初不听我劝，现在完全是自食其果。

“埋怨有什么用，这点忙要是我哥们，我肯定帮他摆平。”说这话的是老周，这小子站着说话不腰疼，完全是想陷我于不仁不义的境界才如此挑拨的。

“你有什么办法啊？”我不想和他翻脸，因此冷冷地问。

“行政复议呗。”老周话音刚落，老苏就反对：“没什么用处，人家也是依法办事，复议就是浪费时间。”

我当然明白复议这个程序，但是说实话，这种事情如果没有确凿证据证明是钓鱼，根本不可能翻案。

“行政复议吧。”老包不懂，以为这是什么英明的高招，因此看着我觉得可行，想要尝试。

我苦笑了一下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，我如果真正不管，老包肯定埋怨我，而且还四处散播我不江湖的行径，我对老包说：“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，以后别他娘的总找我。”

“我给你钱。”老包不想踏我人情，因此豪爽地说。

“行，先拿三千元律师费吧。”我一听气就不打一处来，这小子以为是雇佣站大岗的力工呢，给个三头五百我们就能跑断腿似的。老包一听很激动：“哪有那么贵啊，尽扯淡！”

“我们主任年轻有为，一般出面最少3000元。”老苏很会做人，忙替我证明。

“等打回来再给。”老包开始耍无赖。

“打不回来怎么办？”我没有向他真要钱的意思，但是必须纠正他的错误观念，很多人都以为律师挣钱轻巧，有些时候确实挣钱就是一个电话的事，但是他们忘记了我们当初考取律师资格的寒窗艰辛了。

“打不回来？”老包犹豫了一下，突然找到救命稻草，“靠，那我上次请你吃饭白吃了。”

“多少钱？100是吧？我还给你。”我作势要掏兜和他彻底结清恩怨，老包一听不干了：“那我以前还给你一条狗呢？”

“你他妈的是人吗？你给我的狗崽子说是沙皮，实际就是条哈巴

狗，你把脸抽肿了糊弄我，还好意思提。”

老包一听低头不言语了，实际在偷摸地笑。我又骂了他几句，出够了气才打开电脑，没好气地问他自然状况。

“你不是知道我生日吗？”老包又恢复了他嬉皮笑脸的本色。

“我哪有工夫记那些没用的啊。赶紧说。”我很不耐烦。

“什么理由行政复议啊？”老苏问。

“执法程序粗鲁，打人违法。”我回答。

(2)

行政复议书递交到了市法制局，在递交之前，我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去了趟交通局，找到了那个蒋队长以及法制科的负责同志，一番简单的沟通之后，对方根本不搭理我和解的意愿，执意处罚。没办法，我让老包交了罚款，提取了被扣车辆（如果不提车，这官司打个一年半载，车早废了）。

老包要带我出去潇洒一下，我知道他消费的层次一般都是小按摩店级别的，因此坚定地予以拒绝，只是和他随便找个锅烙店吃点小菜，最后付款的时候，我看他迟迟没有动作，所以只能自己买单，这小子眼睁睁看着我付钱，居然都没有和我假装客套争执一下。

这个人中极品——我彻底服他了。

其实这次复议我也只是敷衍一下，没把结果当真，老包倒很上心，隔三差五找我一次，了解一下案情进展，老苏问我：“和你们家有亲啊？”

“不是跟你说了吗，是我同学。”

“完事之后，给咨询费吗？”

“不给。”

“那你可很讲究。”

“不讲究不行啊。”我苦笑了一下，“这小子拿我当年和他一起干事的经历威胁我，要和我同归于尽。”

老苏知道我是开玩笑，但是也笑得前仰后合，下回老包一来，他看我不在，于是也不管办公室里是否有其他人，逗老包：“咱们这里哪里娱乐的价格比较公道啊？”

“铁西。”老包一看老苏的坏笑，就明白他问的是什么。

“档次太低。”

“步行街不错。”老包很认真地开始介绍，老苏也津津有味地交流，最后一旁的老周不怀好意地插嘴道：“你和冼伟当年都去哪里消费啊？”

“我们？”老包一看老苏、刘律师都在那坏笑，大概明白有圈套，于是回答，“我们那个时候一般都去法院消费。”

“法院？扯淡！”老苏说道。

“真的。”老包很认真，开始胡编乱造，“不少离婚的老娘们都很有风韵，我们一般都上那里撒摸，冼伟遇到这种情况一般都免费代理，想找个便宜媳妇。”老包的话刚一说完，刘律师已经颤抖着肥胖身子笑得快瘫到了地上，老周脸上则青一阵，白一阵，拉着脸半天不说话。老包还不明所以，他本来想趁我不在，委婉地糟践一下我，一是体现一下我们关系的莫逆，二是讨好一下故作高深的周律师，结果却一不小心误打误撞触到了周律师的痛处。

以前说过老包很有女人缘，来了没事就和小方套近乎，小方知道是我的朋友，因此也比较客气。

“方律师，你说我这案子有戏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小方已经不止一次被当事人叫律师了，已经不愿意花时间去解释其中的因果了。

“我当时就是着急，要不肯定委托你帮着我办。”老包非常真挚地说，当然说这个话的时候，我不在场。

“你同学水平多好啊，你找我，那不是情等着输吗？”小方掠了一下额前的散发，手捧着滚热的咖啡微笑着说道。

“他——总跟我装牛逼，以前在学校的时候，要不是我护着他，他能有今天。”老包又开始吹牛，明明是中专生涯，愣被他吹成重点本科，还非得像模像样地说当年硕士毕业照相的时候，我俩穿的是同一身礼服。

小方很精明，知道我的简历，但是还装糊涂：“我们主任既然是本科了，干吗还去念法律专科和本科啊。”

“这小子好学，脑袋笨，不像我反应敏捷，所以多学是他不二的选择，没坏处，不是说笨鸟先飞吗，那就是说的他。”

“说什么呢？”这个时候我进屋，看见小方抿着嘴笑，知道老包肯定没好话，于是呵斥他，“别没事总往我这里跑，下回门前立个牌子禁止你入内，你是不是才舒服？”

“我们在回忆美好的大学时光。”老包厚着脸皮说道。

“你什么时候上大学了？”我对他一点都不客气，直接揭短。

“梦里还不兴人家上进啊？”老包抱怨地看我。我还是没给他好脸，进我自己的办公室之前，对小方说道：“一会记得做个牌子，写上——狗和老包不得入内。”

老包撇下笑得喘不过气的小方，尾随着我进屋：“你也就是当律师了，以前你敢对我这个态度？”

“以前——咱们两个有以前吗？”

老包哼了一声，换了个话题：“哥们，我想了个办法，你看可行不？”

“你能想出什么好办法？”我鄙夷地看他，这几天他经常想出一些好办法来，可是每一个经过推敲之后都傻得不能再傻了。

“我现在去住院，说是被他们打的怎么样？”

“很好，抓紧去吧。”我懒得和他分析道理，极力怂恿道。老包当然知道我说的是反话，不甘心：“你说为什么不行呢？”

“我没说不行啊？”我看着电脑屏幕，懒得和他解释，现在事情都过去10多天了，他去住院，鬼才相信是后遗症呢。

“你看你现在完全变了，自从当上律师之后，特能装，我就看不上你这点。”老包痛心疾首旧话重提。

我一听也有点于心不忍，所以舒缓了一下态度，微笑着看他：“这样可以吗？”

“抓紧想办法，帮助我解决问题啊。”老包没有和我无休止地扯皮，直接切入主题。

“没办法，只能听天由命。”

“在钓鱼上做不出文章吗？”

“可以啊。”

“你说怎么整？”老包一听眼珠子就亮了。

“你到电视台发誓，然后也切个手指头下来证明你是无辜的，肯定行。”

老包一听很生气：“别总耍我，我就不信这辈子你没事情求我。”

“有啊，找你当打手，然后你自首后带着警察把我一网打尽。”我提的典故都是老包的痛处。老包一听没了词，一屁股窝在沙发上生闷气去了。

过了好一会，我也感觉自己过分了，才说道：“刚才市法制办给我来电话了，定下周四开听证会。”

“那么晚？”老包一听来了精神。

“到时候我提前抽时间去看一下交通局的材料，争取找些漏洞出来。”

“行，你放心整，事成之后，我就要5000元，其他的都给你。”老包开始承诺许愿，我不以为然，这个小子许诺的东西都是坐电梯的，随时可以下降到地下室去。

(3)

我去了市法制局，看了交通局稽查关于扣押老包非法营运车辆的所有材料，来之前我没抱什么希望，但是看了之后，发现了不少有价值的材料，首先那对当做诱饵的小男女有真实姓名、住址以及联系电话，他们是一大早去钓鱼的，但却说是去亲戚家才出来，对此我绝对不相信。

我把该记录内容的都记录下，然后告别了法制办的工作人员之后，马上找到移动公司的哥们，按照老套路，支付了500元的费用，调取了小男女的通信记录，找到事发当天的明细，我终于有了一个重要发现——在老包被擒获之前，小男女的手机频繁地和一个尾号是276的人通话，而这个276的机主居然姓蒋，我没有过分兴奋，我为了核实，查了一下114，问交通局的电话，接通后我说找人，对方问找谁，我说了这个姓蒋的机主名字，对方不经意地回答——他办公室不在这，然后不设防地告诉我一个新号码，我问这个号码是哪个办公室，对方回答说稽查二科。

我笑了，太搞笑了！这个世界总是有这种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事。

当然我没有把这个好消息及时告诉老包，这小子如果知道后，会

第一时间带着这个资讯去质问交通局，其还始终停留在泼妇骂大街解决问题的层面上，绝对不能轻易同谋。

我可以随便伤害他，但是绝对不能让他伤害我。

虽然有了新发现，但是这个电话清单能否作为证据使用呢？这还有些让我为难，首先这个记录上没有加盖移动部门的公章，无法证明其真实性，第二，人家要是问我这个证据的来源——我无法说清，这都是秘密交易，我要是说出来是朋友提供的，或者人家执意追查，那朋友被辞退肯定是板上钉钉的事情，两者比较这就有些得不偿失了。

但是为了老包期盼的眼神，我还是决定孤注一掷，铤而走险——不治治这些狗腿子，不知道还有多少老百姓被他们为了创造利润而恶意钓鱼，我不站出来管一下，将来猖狂起来的时候，我也会成为受害者。

到了开听证会那天，我还是有顾虑，我怕那个蒋队长不去，而是来一个法律顾问什么的，这些家伙瞪着大眼说瞎话的本事绝对超过我，到时候坚决不承认那是蒋队长的电话，或者说借给别人使用了一类的理由，水一混，说不清，那可就前功尽弃了。于是我犹豫再三，终于拿起办公桌上的录音电话，给蒋队长提前录个音：

：你好，这是xxxxxxxxx276（电话号码）吗？

：你谁啊？

：是交通局蒋队长吧？

：你谁啊？

：我是律师，我想问一下你，咱们下午是不是开听证会？

：对啊，下午开听证会。

：到时候你去吗？

：我当然需要去了。

：蒋队长，我想问一下你，那个xxx（诱饵的名字）你认识吗？

：我怎么会认识他呢？

：哦，那很好，不打扰你了，下午见吧。

有了这个证据，就不怕对方再翻云覆雨了。中午老包来了要请我出去吃饭，被我拒绝了，我让他在市场上随便买点猪头肉啤酒什么的，二人随便吃点就算了。我倒不是为他省钱，主要是嫌去饭店麻烦，我早已经过了对食物如狼似虎的年龄，在办公室吃完一抹嘴，该

干什么干什么，省事！

“有把握吗？”老包将熟食一一摊开，筷子恭敬地放到我面前。

“还可以吧。”我说话一般很少打保票，万一没兑现，会被别人翻脸算旧账的时候抓把柄的。

“那就好。”老包很了解我，知道我心里有数，但只是不想和他说，他也没有追问，兴奋地喝了一大口啤酒，承诺道，“整回来之后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要好好感谢你。”

我听了不由皱了一下眉头，这还没有结果呢，5000元的律师费就变成了好好感谢，变化够快的啊！

“你绝对适合干律师。”老包十分真诚地奉承道。

“你什么时候发现的？”我挖苦道。

“老早就发现了。”老包很无耻，但是这个秉性在单位一直没有被重用，实在可惜。

我冷冷一笑，没有闲情和他抬杠，专注地吃熟食，酒足饭饱之后，又随便地吹会牛，我们就下楼开车去法制局。上车前，老包毛遂自荐：“你喝酒了，我来开车吧。”

“不行。”我坚决拒绝，当年这小子买个摩托，我想开一会，其也是如今我这副嘴脸，把我心都伤透了。因此当时我就警告他——等我将来有车的时候，打死也不给你开！

老包当时听了不屑地一笑：“等你将来有个四轮子的时候，我早开游艇了。”

(4)

这次听证会，主要就是针对是否存在钓鱼行为进行论证，如果成立了，那就大功告成，老包拿着他的一万元钱回家抱着媳妇大战三百回合。如果法制局的人跟我上纲上线，纠缠电话清单来源的合法性，那么这个事情就可能不了了之，老包就成为了这个事件的最大受害者，我也就只能灰溜溜地回去卧薪尝胆，寻找机会图谋再战交通局了。

我不能让这个事情如此收场，但是现实往往就是这样，我们国家一直呼唤以事实为依据，以法律为准绳，法律是为事实服务的，但是